

战火中诞生的观水红色医疗

□赵培策



敌后医院 迅猛崛起

观水，是烟台市牟平区南部的一个山区小镇，位于胶东腹地，与福山、栖霞、海阳、乳山等地交界。在烽火燃烧的年代，观水是敌后斗争的战略要地。胶东军区司令部曾驻扎在观水镇埠西头村，许世友司令员、林浩政委坐镇军中，顺势应势，孕育催生敌后医院迅猛崛起、新华制药巍然屹立、人才培养蒸蒸日上。在埠西头村，胶东军区司令部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坐标，它和观水的红色医疗队一起，构成胶东抗日根据地军事指挥和医疗救护两个中流砥柱。

1942年，日寇对胶东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“蚕食”和“囚笼”政策，战争的硝烟弥漫胶东大地，平均每天爆发两次战斗。有战斗就有伤亡，频繁的作战导致部队伤病员不断增多，给敌后救护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和挑战。胶东军区党委因时制宜，在观水镇埠西头村成立了“胶东军区第四分所”。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，四分所不断发展壮大，成长为“胶东军区直属医院”。

观水镇被群山峻岭拱卫，形成一道得天独厚的天然屏障，是一片红色的土地、英雄的山川。自古以来，山区人民在大山的孕育熏陶下，古道热肠，乐善好施。这里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，故而，胶东军区直属医院选择了观水镇，观水镇接纳了直属医院。实践证明，直属医院落户观水镇是历史的安排、必然的选择。

谋势应变聚合合力，勇毅克难兴医。直属医院是当时胶东军区规模最大、条件最好的医院。总部设在观水镇埠西头村开明商人李蜀亭的商号“共和祥”内，占房49间，设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牙科和手术室、化验室、x光室、药房等。直属医院设立后，将过去长期从事革命斗争的医务人员凝聚了起来。这些人中，以往有的以医者身份，以药铺和诊所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；有的出于淳朴的抗日热情，敬佑生命，救死

扶伤，甘于奉献革命事业；有的恪守人道主义精神，以治病救人为己任，秘密救治抗日伤病员。这部分力量，通过多种形式、多条途径纷纷加入直属医院，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。留格庄村的矫学文，1938年入党，自幼聪明过人，是远近闻名的中医，在本村开办药铺和诊所。他把自己家药铺无偿献给八路军，自己也成为直属医院的骨干医生。1947年，陈毅将军来到直属医院治病，住在桥头长治村，矫学文拖着一条腿，拄着双拐，每隔两三天就去一次，为陈毅将军把脉开药。每逢开药，陈毅将军总是说：“不要用贵重药和补药，我只吃草药。”在矫学文的精心医治下，陈毅将军很快康复，矫学文的医术也得到陈毅将军的认可和赞赏。

惟其艰难，才更显勇毅；惟其笃行，才足珍珍贵。救死扶伤，是医护人员的使命担当。他们坚信，多救活一名战士，就多一份战斗力量，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全伤员。医护人员苦练抢救伤员的过硬本领，精准掌握包扎、止血、固定、搬运四大技术。医务人员不仅做到医术精湛、火线抢救、生死相护，而且还尽力教会每一名干部战士，以便战时自救互救，做到决不放弃、也不抛弃任何一名伤病员。在关键时刻，医护人员还多次义无反顾地为伤员献血。

战争年代，后方医院分散在农村，群众的家属就是病房，炕头、门板就是病床，房东就是护理人员。只要医生进了村，民兵立刻到村外站岗放哨。后姜家村村前的山洞里住着一名伤员，为防止夜间换药、送饭时犬吠引起敌人的注意，老百姓主动将狗杀掉，以保证伤员安全。共产党员林钧才在解放战争中，为提高医护能力和施治效率，提出“阶梯救治伤员方案”，将战伤救护分为八个阶段，减少了不应有的伤残和死亡。该救护方案得到华野九纵、华野卫生部的肯定，并在华野各纵队广泛推广。

共产党员孙凤钜大胆实践、潜心探索。1947年7月，南麻、临朐战役时，他打破清规戒律，利用蛆虫清理腐烂的伤口，降低了因气性坏疽所造成的截肢率和死亡率。在3000余名伤员中，只有两人患气性坏疽，疗效十分突出，令人赞叹。抗美援朝期间，他又奔赴朝鲜前线，救治伤员。1952年，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功臣。致敬战火中的医者，礼赞火线上的功臣。胶东军区直属医院历经数百次战役，救治了1.24万多名伤员。一个个战地抢救伤员的感人场景，被镌刻在一座座历史的丰碑上。胶东军区直属医院不仅仅是一个医疗机构，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卓越的组织能力、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和深厚群众基础的生动体现。

新华制药 岿然屹立

1943年，新华制药诞生于观水镇后垂柳村，在筚路蓝缕的岁月里成长，在烽火连天的硝烟中壮大，由一个制药小组演变成新中国第一家化学合成制药企业。

1943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敌我相持阶段。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，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发起了疯狂的扫荡，将解放区通往外界的补给线全部切断，军需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更加紧张。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政委林浩、参谋长贾若瑜研究决定，成立在军区党委领导下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机构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迅速解决前线将士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问题。同年11月，胶东军区卫生处处长张一民从军区卫生部抽调了18名有一定医药知识的八路军战士，在观水镇后垂柳村成立了一个制药小组，负责药品研发和生产。

制药小组成立之初，举步维艰。没有厂房，车间只能设在村里一户地主家的四合院里；没有机械、设备，就土法上马，因陋就简，利用瓦罐、铁锅、瓢盆以及碾磨之类的家庭用具代替；缺少原材料，便就地取材，巧妙变通，利用盐滩卤水制成碳酸镁，将棉花、纱布脱脂制成棉棉等。这期间，银匠蔡金章投身药厂，开始生产钳子、镊子等医疗器械。制药厂所生产的药品、医疗器械等，直接供应胶东军区直属医院。

时光在流逝，药厂在蝶变。药品生产日日近，新月步、月月创新高，呈现出拔节生长的新态势。

人才培养 蒸蒸日上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胶东抗日武装奋勇杀敌。为适应抗战的需要，胶东军区党委加大红色医疗建设的力度，坚持以大格局、大视野、大胸襟招募人才、培养人才，双向奔赴，双向发力。

不拘一格、招贤纳士。创刊于1944年4月的《胶东医刊》上，胶东行政公署代理主任曹漫之的题词强调：“我们当前的中心任务是集全胶东的医药人才组织起来，为抗战军民服务。”《胶东医刊》是胶东最早的医学期刊，主要刊载中共中央卫生工作方针、指示、防病治病经验介绍、医疗卫生技术指导及卫生常识等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、感染力、号召力。在党的召唤下，各界医务人员积极参军入伍，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走进革命阵营，融入人民怀抱。在中医学的红色记忆里，有两位学者不可忘怀。第一位是共产党员陈育鸿，毕业于著名中医何应英主办的烟台国医社，对中医药的学习研究颇有造诣。他提出，中医科学化、西医中国化，实行中西医结合、改革中药制剂工艺等新理念、新思路、新模式。他认为，中医药生于大地、长于时令、源于劳作、寓于生活，是中华文化中的一块瑰宝，凝聚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汗水，一株小草改变世界，一根银针联通中西，一缕药香跨越古今。在胶东军区举办的中医中药培训班上，他亲自编教材、亲自上课、亲自做实验，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打开了新局面。第二位是共产党员刘毅安，修学于北京国医学院研究

班，毕业后一直在胶东地区从事医药卫生工作。他提出，中国医药要走西医辨症、中医治疗的中西医结合之路。特别是要坚持守正创新，改革中医药的加工之路，药品要突出原属性、保持民族性、延续传统性、体现时代性，为中医药的深入开发提出前瞻性、方向性的建议。国民党占领烟台后，为争夺人才，把他的人定为“匪属”，将他的老母亲和长女押赴刑场，企图威逼老人召回儿子。老母亲坚贞不屈，绝不向敌人低头。刘毅安不惧胁迫，把所有的亲情、孝心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，毅然决然地跟随主力部队出征，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敢于斗争、勇于奉献的革命精神。在广招博引中，直属医院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先后引进一批专家学者，其中有张思哲、吴敬新、张敬修等20多人，有力地提高了医院的医药能力和水平。

强化培训，速学速成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胶东军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的演变，结合整风运动进行职业训练，开设一系列短训班，培养训练医护人员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。胶东军区党委十分重视培训工作，强调培训班要做到“四个必须”：必须落实时间，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并提出具体要求，必须有充足的学习材料，必须有严格的考试制度。要求培训机构以严肃的政治态度做好培训工作，不得走过场、搞形式，逐步将短期培训工作纳入科学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的轨道。

1943年，山东省军区卫生学校成立。从1944年到1945年，胶东军区选派两批骨干到该校参加第一期和第三期学习，接受省军区的培养训练，获得高一级业务知识。后来，胶东军区卫生部自办“外科处理短训班”“手术室长、助手短训班”“化验短训班”“内科短训班”等不同规格、不同规格、不同模式的短训班。短训班也称为速成班，医务人员向高而攀、向新而行，各类人才脱颖而出，培训工作蒸蒸日上。

功以才成，业由才广。胶东地区在军区党委的领导下，卫生教育事业迅猛发展。1942年10月，成立了胶东建国学校。1943年夏，建国学校迁至观水镇翰林村一带。学校条件比较艰苦，“坐的是背包，双腿膝盖为课桌”。平时坐在教室上课学习，战时随部队奔赴前线救护伤员。建国学校设卫生队，集中培养护士和卫生员。1945年，胶东军区卫生学校成立后，建国学校卫生队并入该校，下设4个学员队，开办医生、护士、药剂及卫生员训练班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。

1946年8月，华东卫生学校分校在观水镇东留疃村成立，隶属胶东军区卫生部领导，张一民兼任校长。建校初期设两个队，一队招收在职医护人员，培训军医；二队招收在职卫生班班长，培养医助。学校开设生理学、解剖学、药理学、战地救护及内外科学等课程，学员毕业后回部队工作。1949年，学校迁至莱阳县鹤山后村，校长刘健。1951年，学校由莱阳迁至济南，开始新的远征。

在招远西曲城村，老辈人至今还常常说起一座气势恢宏、堪比官衙邸的深宅大院——曹家大院。它由“闯关东”闯出一番成就的曹汉臣所建，从1916年动工到1936年竣工，耗时20年，耗尽了两代人的心血，却在落成不久后毁于日寇战火，一段胶东人闯荡兴业、故土情深的传奇，也随之留在了沧桑岁月里。

清朝中期以后，山东多地的百姓因生计所迫，背井离乡踏上“闯关东”之路。他们在东北及远东地区开荒、打工、谋生，有人只求温饱度日，有人却凭着勤劳与胆识，从小生意做起，逐渐成长为工商实业家。招远人曹文字（字汉臣），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清末年间，曹汉臣从家乡西曲城村出发，先后闯荡海参崴、伯力、牡丹江、哈尔滨等地。他从一间小杂货铺起步，后与掖县籍同乡张廷阁、郝升堂合伙创办“双合盛”，并将商号总部迁至哈尔滨，陆续经营商号、油厂、皮件厂、糖厂等实业。在俄、日、英、德等外商云集的哈尔滨，“双合盛”诚信经营、实力雄厚，成为当地工商界的华人标杆，声名远扬。

为抱团抵御外商欺行霸市、维护华人工商权益，1908年12月，哈尔滨总商会在道里成立。凭借“双合盛”的声望与个人才干，曹汉臣于1910年前后当选会长。他审时度势，拓展商务，又有干练的张廷阁鼎力相助，企业蒸蒸日上，财源亨通。富贵不忘桑梓。功成名就之后，曹汉臣决心在家乡西曲城村建造一座传世宅院，光耀门楣，福泽家人。当时，家中由父亲曹成掌家，曹成的一个孙子（曹成二儿子曹文友之子）因自幼患病，留在家中协助祖父。兴建大院的重任，便落在父亲曹成与这位“三痴子”身上。

最初，曹成在村西建起三座壮观的四合院，本想向南扩建成长达四五百米的院落群，却因一户杨姓乡民坚决不肯出让宅基地，计划被迫终止。随后，曹成在村西北选址，此处地势开阔，曲城北河环绕，一座规模宏大的曹家大院正式动工。

大院布局严谨，东段为起居生活区，两排各六栋大宅，以花岗岩奠基、青砖灰瓦砌筑，雕梁画栋；中间花岗石大道直通临街南大门，气势威严；西段为场院仓储区，有仓库、车棚、地下冷库，西南角的碾屋免费对村民开放，方便乡邻碾谷磨粮。院外的河西岸还有十多亩苹果园，树苗专程从东北熊岳运来。整座大院坚固美观、气派非凡，在胶东乡间极为罕见。

可惜主持修建的曹成于1930年病逝，未能等到大院完工，整个工程就由孙子主持完成。

如今，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关于大院的故事。据说，大院即将竣工时，一位过路老者在院以北登高观望，称此地为风水宝地，转而却又叹息“好宅院恐无人久住”，留下“待到河水干流时，群羊（久）则会过河吃草（曹）”的谜语，令人唏嘘。其实原因是老者发现曹家大院以北有一块高台地，是村杨姓的墓地，便意会为“群羊过河要吃草”。

然而，曹家大院虽未因杨姓受损，却也了老者的叹息。1936年大院落成，家人尚未入住，1937年便爆发了“七七事变”，曹家人为避战乱，仓皇逃往哈尔滨。此后，因新建而无人居住经管的大院，成了各方人士的临时居所。首先是在1937年农历七月十五日，国民党八十一师师部进驻大院，为拦截日寇，还曾抽调招远万名民工挖掘战壕。之后，招远抗日武装与县区级机关也曾多次在此驻扎，后被朱桥据点的日军发觉。日军于1939年春末的一天早晨，派两架日军飞机投掷轰炸曹家大院，一个炸弹把东大院的大部分房屋炸毁，另一个炸弹落在南大门东侧，被砖垛与屋山墙夹住，没有触地爆炸，保住了村子西部的民房。随后，日伪军修建烟滩公路及蚕庄几处炮楼时，将院内的青砖尽数拆运。曾经富丽堂皇的大院，最终沦为一片废墟，只侥幸留下六间南屋和碾屋。

1946年土地改革时期，曹家残存的房屋、土地、果园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，那段盛极一时的家族传奇，就此落下帷幕。

如今，曹家大院早已不复当年模样，但它的故事仍在乡邻口中代代相传。老人们常说，若是未被日寇炸毁，这座大院完全可以用作县政府驻地，或是建一所学校，造福一方。

一座曹家大院，记载了一段胶东人闯关东的奋斗历程，见证了一位实业家的故土深情，更铭刻着一段山河破碎的民族伤痛。它虽已成往事，却永远是家乡历史中一段厚重而难忘的记忆。

曹家大院原址上建起了院落，修起了绿化带。

清明节，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重要传统节日。祭祖扫墓，是刻在血脉里的核心习俗，既是后人对逝亲人的深切缅怀，更是对“慎终追远”文化基因的生动诠释。它以庄重的仪式承载着绵长厚重的情感，串联起家族的历史记忆，延续着割不断的血脉温情。

民间素有清明前十日皆可祭扫的习俗，而清明当日上午9至11时，阳气正盛，天地清明澄澈，恰似为阴阳相隔的亲人架起一座心灵之桥，让生者的思念与惦念，更易抵达彼岸。

我的老家在莱山一处古朴村落，至今仍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清明礼俗。每年此时，家族亲人必齐聚父母墓前，怀着最沉痛、最虔诚的心，以祭祀之礼，感念亲恩，追思往昔。祭扫仪式自净场开始。家人仔细清理墓碑前的旧物杂物，将周遭场地整理得井然有序，为双亲的安息之地拂去一年尘埃，再铺上素色塑料布。这一方整洁静穆，是对逝者最深的敬重，亦暗合“事死如事生”的古礼，为这场跨越阴阳的追思，铺就一片安宁之地。

曹家大院的百年兴衰

□曹景广



如今，曹家大院的原址上建起了院落，修起了绿化带。

清明祭祀怀恩

□陈世锦

萨其马，甜香萦绕，共喻生活甘美、岁岁欢愉、四季无忧。此间有一讲究：所有供品、水果、点心，皆取单数。传统之中，单数为阳，以此寄愿家族往后常沐阳和，再无阴霾，日子向阳而生。仪式最郑重之处，当属“九拜跪”。九只瓷碗依次排开，如星阵列，每碗盛放不同小食，或米、或面、或干果，取“九为极数”之意，既是对先人至高无上的敬意，亦纳“长长久久、福泽绵长”之愿，是整场祭祀中不可或缺环节的吉礼。

此礼，全体肃立，或酌酒、或焚香、或作揖、或叩首。动作简朴，情意深重。每一滴酒，都藏着“愿您尝今岁新味”的惦念；每一炷香，都裹着“儿孙皆安，不必牵挂”的宽慰；每一次俯身叩拜，都像与先人促膝长谈，细说这一年的人间烟火、喜乐悲欢。